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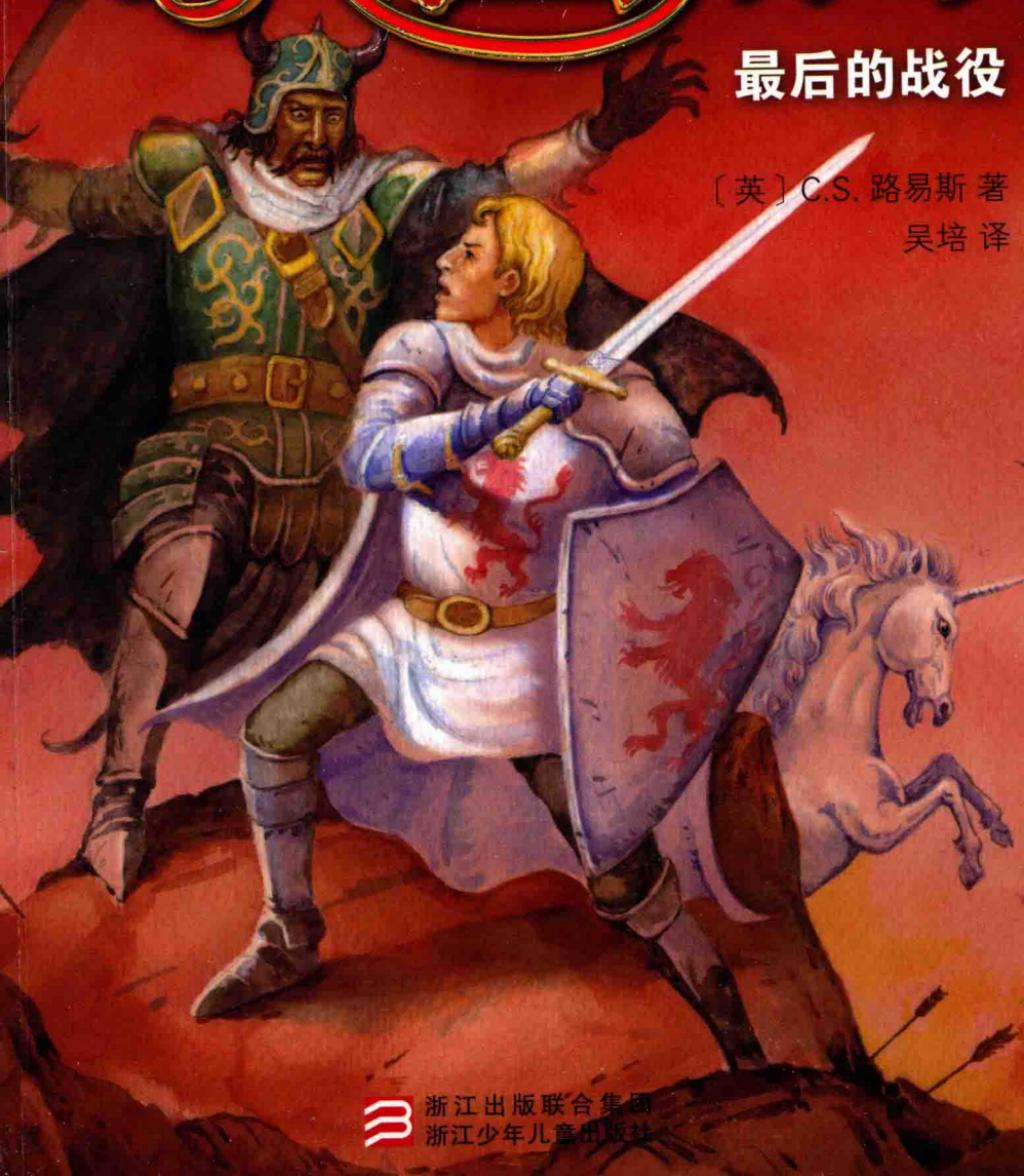
20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魔幻史诗巨作

#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 纳尼亚传奇

最后的战役

[英] C.S. 路易斯 著  
吴培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世纪最受欢迎的儿童魔幻史诗巨作

#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 纳尼亚传奇

## 最后的战役

〔英〕C. S. 路易斯 著

吴培 译

芊祎 绘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尼亚传奇/[英]路易斯(Lewis, C. S.)著;吴培译;  
芊祎绘.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342-7918-8

I. ①纳… II. ①路… ②吴… ③芊… III. ①儿童  
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444 号

责任编辑 饶虹飞 李艳鸽 何瑶琴 韩潇

特约编辑 尚飞 朱建政

美术编辑 邵安

封面设计 段张取艺工作室(段颖婷) 李佳

封面绘画 段张取艺工作室(张卓明)

责任校对 沈鹏

责任印制 林百乐

## 纳尼亚传奇

[英] C. S. 路易斯/著

吴培/译 芊祎/绘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43.8125

字数 728000 彩插 14 印数 1—366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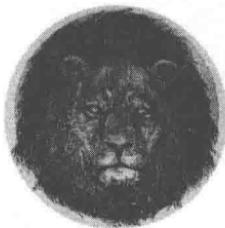
---

ISBN 978-7-5342-7918-8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人物简介



**阿斯兰。**国王，森林的主人，海王之子，一头伟大的雄狮。他来去自如，为驱逐白女巫和拯救纳尼亚而来。七个故事中都有阿斯兰的身影。



**迪格雷·柯克。**迪格雷出现在《魔法师的外甥》的最开头，也出现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要不是勇敢的迪格雷，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发现纳尼亚。你可以在《魔法师的外甥》中读到缘由。



**简蒂斯。**恰恩的最后一任女王，曾亲自毁灭了恰恩。《魔法师的外甥》中，简蒂斯与波莉、迪格雷一起来到纳尼亚；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中，她作为白女巫统治着纳尼亚。她是一个极其邪恶和危险的人物，也出现在《银椅》中。



**波莉·普卢默。**波莉是第一个离开我们世界的人。她和迪格雷一起见证了《魔法师的外甥》中最开始的一切。



**安德鲁舅舅。**安德鲁·凯特力先生自认为是一位魔法师，但实际上，他并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在《魔法师的外甥》中的下场很悲惨。

**沙斯塔。**沙斯塔是卡乐门一位渔夫的养子，身世很神秘。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他发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 佩文西四兄妹



**彼得·佩文西。**  
彼得至尊王。

**苏珊·佩文西。**  
温柔女王苏珊。

**埃德蒙·佩文西。**  
公正国王埃德蒙。

**露西·佩文西。**  
勇敢女王露西。

佩文西四兄妹于白女巫统治的冰雪时期到达纳尼亚。他们在那待了很多纳尼亚年，并且创造了黄金时代。彼得是最年长的哥哥，其次是苏珊和埃德蒙，露西是最小的妹妹。他们一起出现在《狮子、女巫和魔衣橱》和《凯斯宾王子》中；埃德蒙和露西还出现在了《黎明踏浪号》中；埃德蒙、苏珊和露西出现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彼得、埃德蒙和露西出现在《最后的战役》中。



**布力。**布力是一匹了不起的战马。小时候从纳尼亚的森林被绑架到卡乐门，成了一匹奴隶马。卡乐门位于纳尼亚的南边，与阿钦兰之间横亘着大沙漠。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布力试图逃脱，于是开始了一场历险。



**贺文。**贺文是一匹秉性善良、通情达理的母马。它同布力一样，也是被掳到卡乐门的纳尼亚马。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它和阿拉维斯成了好朋友。



**阿拉维斯。**阿拉维斯是一位塔克希娜，即卡乐门的贵族。她身上有着很多优点，在《会说话的马与男孩》中可以体现出来。



**凯斯宾王子。**即凯斯宾十世，纳尼亚真正的国王（老纳尼亚人的国王）。他是米拉兹国王的侄子，是个台尔玛人，凯尔帕拉维尔的主人以及孤独群岛之王。他出现在《凯斯宾王子》《黎明踏浪号》《银椅》和《最后的战役》几个故事里。



**里皮奇普。**里皮奇普是鼠军头领。它自愿成为凯斯宾国王谦卑的仆人。它可能是纳尼亚世界最勇敢的武士，它的武士精神和勇气无人能及，剑术也非常精湛。它出现在《凯斯宾王子》《黎明踏浪号》和《最后的战役》几个故事里。



**米拉兹。**他是台尔玛人，来自西部群山之外的台尔玛（台尔玛人的祖先来自我们的世界）。在《凯斯宾王子》中，他是一个篡权夺位的国王。



**尤提斯·克拉伦斯·斯科拉博。**尤提斯是佩文西兄妹的表兄（弟）。有一年假期，埃德蒙和露西不得不在他家度假。纳尼亚让他非常震惊。他出现在《黎明踏浪号》《银椅》和《最后的战役》几个故事里。



**吉尔·波尔。**吉尔是《银椅》的女主角。当尤提斯第二次进入纳尼亚时，带上了吉尔。在《最后的战役》中，她再次来到纳尼亚。





**普德格拉姆。**普德格拉姆是一位来自纳尼亚东部沼泽的沼泽怪。他个头很高，总是一板一眼，实则有一颗勇敢的赤诚之心。他出现在《银椅》和《最后的战役》中。



**瑞廉王子。**国王凯斯宾十世的儿子。瑞廉是走失的纳尼亚王子，出现在《银椅》这个故事中。



**缇廉国王。**尊贵勇敢的缇廉国王是纳尼亞的最后一任国王。他和他的朋友独角兽珠儿参与了《最后的战役》。



**西弗特。**这是一只又老又丑的猿猴。它自诩为纳尼亚的统治者，在《最后的战役》中猖狂得一发不可收拾。



**帕兹尔。**帕兹尔是一头驴子，心眼不坏，但不是很聪明。西弗特在《最后的战役》中欺骗了它。



# 目 录

第一章	沸腾湖畔 · 001
第二章	鲁莽的国王 · 012
第三章	猿猴煊赫一时 · 023
第四章	夜里发生的事 · 035
第五章	国王的救兵 · 044
第六章	夜袭 · 054
第七章	小矮人的故事 · 066
第八章	老鹰带来的消息 · 078
第九章	马厩山大会 · 089
第十章	谁将进入马厩? · 099
第十一章	步伐加快了 · 111
第十二章	穿过马厩的门 · 121
第十三章	拒绝光明的小矮人 · 132
第十四章	纳尼亚的末日 · 145
第十五章	更高更深处 · 156
第十六章	告别幻影国 · 166
	走进纳尼亚的世界 · 178



# 第一章

## 沸腾湖畔

在纳尼亚最后的岁月里，远在西边灯柱野林之外，大瀑布旁边，住着一只猿猴。它已经上了年纪，没人记得它当初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一带居住的。这只猿猴比你能想到的任何一只猿猴都要聪明、丑陋，皱纹也要多得多。它有一间小屋子，是用木头搭成的，屋顶覆盖着树叶，位于一棵大树的树杈上。猿猴的名字叫作西弗特。在这一带森林里，会说话的动物、人类或矮人本来就不多，但西弗特有一个邻居。那是一头驴子，名叫帕兹尔。它们是朋友。至少它们认为彼此是朋友，但你可以从事情中判断出，帕兹尔更像是西弗特的仆人，而不是朋友。所有的活儿都是帕兹尔干的。它们一起去河边的时候，西弗特在皮囊里装满水，却是帕兹尔一路把它背回去。当它们需要去河下游的镇里买些东西时，是帕兹尔背着空篮筐去那里，再背着满满的、沉甸甸的篮筐回来。西弗特总是把驴子带回来的最好的东西吃掉，还大言不惭地说：“你看，帕兹尔，我不能像你一样吃草和蘗，所以我理应





用别的方式补偿一下。”傻傻的帕兹尔就说：“那当然，西弗特，那是当然的，我明白。”帕兹尔从来没有怨言，因为它觉得西弗特比自己聪明一万倍，这样聪明的人愿意和自己做朋友真是莫大的荣幸。每当帕兹尔试图与西弗特争论的时候，西弗特就会说：“嗨，帕兹尔，要做什么我比你清楚得多。你也知道你并不聪明，帕兹尔。”这时候，帕兹尔就会说：“是的，西弗特。你说得没错，我并不聪明。”然后它就会叹一口气，对西弗特唯命是从。

初春的一天早上，西弗特和帕兹尔正沿着沸腾湖畔往前走。沸腾湖又深又大，正位于纳尼亚西边的悬崖下。大瀑布的水注入湖中，声音如雷鸣般不绝于耳；纳尼亚大河则从湖的另一端奔流而出。由于瀑布的原因，湖面上总是水花跳跃、咕噜噜，还有不断搅动的小漩涡，像是水烧开了的情景。这个湖因此被命名为沸腾湖。早春时节，万物复苏。大河源头西方荒野的高山上积雪融化的水使大瀑布丰沛极了。它俩正望着沸腾湖湖面，突然西弗特伸出黝黑黝黑、瘦骨嶙峋的手指，说：

“看！那是什么？”

“你说什么？”帕兹尔一下子没明白。

“有个黄色的东西从大瀑布上漂下来。看！又出现了，它

浮在水面上。我们必须弄明白，那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一定要去吗？”帕兹尔似乎不大感兴趣。

“当然，必须去。”西弗特语气很坚定，“说不定是什么有用的东西。你只需要乖乖地跳到湖里，把它弄上来，我们就可以仔细看清楚了。”

“跳到湖里？”帕兹尔扇动着它长长的耳朵。

“要是你不跳进去，我们怎么把它捞上来呢？”猿猴反问它。

“但是——但是，”帕兹尔似乎不大乐意，“你跳下去不更好吗？你看，是你想知道那是什么，我倒不关心那是什么。你还有手。抓东西的时候你和人类或者小矮人一样灵巧。而我只有笨拙的驴蹄子。”

“说实在的，帕兹尔，”西弗特说，“我从没想过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从没想过，真的。”

“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驴子低声下气地说，它看到西弗特似乎很生气，“我的意思无非是——”

“无非要我跳到水里去。”猿猴说，“你难道忘了猿猴的胸脯是多么瘦弱，是多么容易感冒！很好，我跳到水里去。这寒风已经让我直哆嗦了。可我还是要下水。我可能会死，到时候你就会感到遗憾了。”西弗特说着说着好像马上要哭出来。

“拜托不要，求你不要去，不要去！”帕兹尔央求道，声



音一半是驴叫，一半是人声，“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西弗特，绝对不是的。你知道我多愚蠢，只能一次考虑一件事情。我忘了你那瘦弱的胸脯了。当然应该是我跳到水里去。你可不要想着自己去了。答应我你不会跳到水里的，西弗特。”

得到西弗特的应允之后，帕兹尔就沿着岩石湖畔走着，寻找合适的跳水点，四只蹄子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且不说天气寒冷，要跳入那冰冷刺骨、泛着白沫的水中可不是儿戏。帕兹尔站在那里，哆哆嗦嗦足足有一分钟。这时，西弗特又从背后喊道：“帕兹尔，看来还是我来跳吧。”帕兹尔一听到这话，赶紧说：“不，不，你答应我了的。我现在就跳下去。”说完就跳了下去。

一大片泡沫冲到帕兹尔脸上，它的嘴里灌满了水，视线完全模糊掉了。接着，它沉下去了几秒钟，等它浮出水面时，已经到了大湖的另一部分。这时，一个水涡扑过来，它被卷在漩涡里越转越快，一直漂到了大瀑布的正下方。一个水花又让它沉了下去。它一直往下沉，快憋不住气了才再次浮上来。这一次，它离要捞的东西近了点。那个东西越漂越远，漂到瀑布下方的时候被水压到了湖底。它重新浮上来时与帕兹尔的距离又远了些。终于，筋疲力尽、满身伤痕、冻得麻木的帕兹尔用牙齿咬住了这个东西，把它托在眼前，把前蹄裹在里面。这东西

像地毯那么大，特别沉，黏糊糊、冰冷冰冷的。

它把这团东西扔在西弗特面前，站在那里浑身滴着水、瑟瑟发抖，大口喘着气。猿猴竟然看都没看它一眼，也没有问候它一下，就开始绕着那东西走来走去，把它摊开，用手拍着，用鼻子闻着。突然，它的眼中闪过一道邪恶的光，说：“这是一张狮子皮。”

“额——嗷——嗷——是吗？”帕兹尔上气不接下气。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我想知道……”西弗特自言自语，苦苦思索着。

“我想知道是谁杀死了这头可怜的狮子。”帕兹尔接着说，“我们应该去把它埋了。我们要为它举行葬礼。”

“噢，这不是一头会说话的狮子。”西弗特说，“你不用为这个问题烦恼。在西部荒野，越过大瀑布，就没有会说话的动物。这张皮肯定是属于一头不会说话的野狮子。”

这一点，西弗特倒是说得没错。几个月前，有一个猎人，一个男子汉在西部荒野上面杀死了这头狮子，并把它剥了皮。但这跟我们的故事毫不相干。

“尽管如此，西弗特，”帕兹尔说，“尽管这张皮属于一头不会说话的野狮子，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它风光下葬？我是说，狮子不都是很——很威严的动物吗？你知道的。难道你



不明白吗？”

“帕兹尔，不要有这么多想法。”西弗特不耐烦地说，“你知道，你并不擅长思考。我们用这张皮给你做一件像样的温暖的冬衣吧。”

“噢，我不想要，”驴子说，“看上去会——我的意思是，其他动物会认为——我是说，我不想——”

“你究竟要说什么？”西弗特问，然后像普通猿猴一样在身上乱搔。

“如果像我这样一头驴子披上狮皮的话，我认为这是对狮王的不敬，对阿斯兰的不敬。”帕兹尔坦诚地说。

“别站在那儿狡辩了，”西弗特说，“像你这样的傻瓜怎么会知道那么些事情？你应该清楚自己不擅长思考，何不让我来给你拿主意呢？你为什么不能像我对你一样善待我呢？我并不是无所不能。在有的方面，你肯定比我强。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跳到湖里。我知道你会比我做得好。但在我擅长的事情上，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来做呢？我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做啊？公平一点好吗？想想，再想想。”

“如果你那么说，那当然是可以的啦。”帕兹尔低眉顺眼地说。

“听我说，”西弗特说，“你最好快点沿着河到砂河口去看



看那里有没有橙子或者香蕉。”

“但是我已经很累了，西弗特。”帕兹尔央求道。

“没错，但你全身湿透，冷得发抖，”猿猴说，“你需要点东西暖暖身子。跑几步会让你暖和起来的。还有，砂河口今天有集市呢。”于是，帕兹尔说它愿意前往。

帕兹尔一离开，西弗特就开始蹒跚着往前走。它时而用两只爪子，时而四脚着地，一直走回到自己的树下。然后它全身一跃，从一根树枝荡到另一根树枝上，不断地尖叫和狞笑，径直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它找出针头线脑和一把剪刀（西弗特是一只聪明的猿猴，它从小矮人那里学会了做针线活），它把线团塞进嘴巴——这线团特别膨大，看起来更像是—团绳子——腮帮子顿时鼓得像吃了一大口太妃糖一样，然后左手拿着剪刀，用嘴唇含住针尖，从树上下来，摇摇晃晃地朝狮子皮走去。然后西弗特坐在地上，干起活儿来。

西弗特一眼就判断出这狮皮的身体部分对于帕兹尔来说太长了，而脖子部分又太短。于是西弗特巧妙地从狮皮的身体部分为帕兹尔的长脖子剪了个长长的领子，然后把狮头部分剪下，在头部和肩部之间把领子缝合。它还在这张皮的两边都穿上了线，这样就可以在帕兹尔的胸脯和肚子下面系紧。天空中时不时有鸟儿飞过，西弗特就会不安地抬头张望，它



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这些鸟儿都不会说话，西弗特倒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傍晚时分，帕兹尔回来了，它已经跑不动了，像所有劳累的驴子一样拖着疲倦的身子慢慢地走回来。

“没有橙子，”它无精打采地说，“也没有香蕉。我累极了。”说完它就躺了下来。

“快来试试这件漂亮的狮皮新衣。”西弗特说。

“哦，先别管那张旧皮。”帕兹尔说，“我明天早上再试穿吧，今晚太累了。”

“帕兹尔，你这样可就不对了。”西弗特不客气地说，“你要是还感觉累，那我呢？这一整天，当你在沿着山谷轻松地散步时，我在辛辛苦苦给你做衣服。我的爪子累得都快拿不住剪刀了。你连句谢谢都不说，看都不看这件衣服，你一点都不在乎——你——你——”

“亲爱的西弗特，”帕兹尔听到这话立刻站了起来，“非常抱歉，我表现得太差劲了。外套看上去简直华贵极了。我现在就穿上。现在就帮我穿上吧。”

“好，你站着别动。”猿猴说。狮皮很沉，西弗特又拉又扯，终于气喘吁吁地把它放到驴子身上。它把狮皮在帕兹尔的身体下系紧，狮皮的腿部系在帕兹尔的腿上，尾巴系在帕